

# 论宋词叙事的结构模式

许梦婕<sup>\*</sup>

**〔摘要〕** 宋词的叙事讲究顺序与结构,它们以独特的形式将各类材料联结成文,使宋词文本呈现出多样的叙事模式,突显出词人的感情。本文从宋词叙事的时间顺序入手,将叙事结构归纳为串珠式的单线结构、对照式的复线结构和回环往复式的螺旋递进结构等三种类型,并分析各结构模式在宋词叙事上呈现出的特点。以此体现宋词章法结构日趋细密的过程,进一步证明结构要素对于宋词叙事的关键影响和重要价值。

**〔关键词〕** 宋词叙事;结构顺序;单线结构;复线结构;螺旋递进结构

向来被视为抒情文学的宋词作品,同样含有丰富的叙事要素,这些要素在一定结构线索的组织下串联成文,使宋词具有明显的叙事性特征。宋代词人在创作过程中,注重叙事的时间顺序,着意布局,令篇幅精炼的词体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章法结构模式,充分配合了宋词的叙事安排。

## 一、结构全篇的前提——顺序

文学作品都具有庞杂的构成要素,它们之间存在着正反、主次、因果等多种联结关系,要将它们串联成文,就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安排,这个统筹规划的过程就是结构。“结构”并非将各要素简单相加,而是要“整理其秩序,斟酌其轻重,贯通其气脉,完善其境界,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语言生命体”<sup>①</sup>。因此,结构既是完成文学作品的先导过程,也是呈现于文本之中的形体表现,新颖且严密的创造性结构是打造上乘佳作的关键成因。

面对大量的叙事素材,“秩序”是整理结构的首要考虑因素。《文心雕龙·总术》篇有云:“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sup>②</sup>刘勰将作文与下围棋相提并论,在强调技巧、规定路数的同时,也指明需“按部整伍”、“因时顺机”,即讲求一定的顺序,恰到好处地运用素材。《附会》篇亦云:“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sup>③</sup>叙事的秩序,往往关联着事件的因果、情节的组合,并且能用时间顺序带动空间的转移和视角的变化。“秩序先行”的理论投射入宋词中,当推柳永为首,其“序事闲暇,有首有尾,其间出佳语,又能

<sup>\*</sup>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210097。

①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②刘勰:《文心雕龙译注》卷四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

③刘勰:《文心雕龙译注》卷四三,第203页。

择声律谐美者用之”<sup>①</sup>的行文风格,正是讲求首尾顺序、择取典型素材进行叙事的典范。例如《望海潮》以“钱塘自古繁华”作为全篇起首,总领下文;继而按照由全景到具象、由景物到人物的顺序,选取了杭州城具有代表性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共同构成一幅赞颂太平景象的画卷;末尾处又以“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作为总结,与首句形成前后呼应。尽管在宋词中,素材是零散的、碎片化的,但是有了线索的串联,就能将事件按秩序构建成一个线性的、指向性明确的整体。

叙事文学的结构顺序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与现实世界的时空顺序存在差异。按照现实世界中的时空顺序排列,事件经历了起因、经过、结果等过程,但是文学作品中的叙事顺序并非完全按照前因后果来排列。作者根据自己对事件的独特理解,能动地对其中各叙事成分进行剪裁取舍,重新安排其构架,从而形成顺叙、倒叙、平叙、插叙等不同的叙事时间模式。顺叙指按照事件本身发展的顺序进行记录,叙事时间与现实时间基本一致;倒叙是将事件中最突出的片断置于篇首,造成悬念,然后讲述事件;平叙是同时叙写两件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每一件事而言是顺叙,但从整体来看,二者互相交叉,齐头并进;插叙则是在一件事的叙述过程中,插入回忆、猜想、或另一件事等其他的情节片断,用以补充主线,烘托主题。宋词是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的文学体裁,它既需要对事件的过程进行讲述和叙写,又要考虑到抒情因素和文章篇幅等情况,所以要在狭小的篇幅中跳跃腾挪,利用多种叙事顺序的布局描摹出事件的大致过程。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结构是以语言的形式展示一个特殊的世界图式,并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向世界发言的。它是一个可以进行内在分析的独立存在。……结构既内在统摄着叙事的程序,又外在地指向作者体验到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而且还指向叙事文学史上已有的结构。”<sup>②</sup>即言明,结构是事件与情感的统一,词人的感知也需要通过文本形式传达出来,结构就是联结二者的方式。

在遵循叙事时间顺序的前提下,宋词呈现出多种的章法结构模式。陆辅之《词旨》云:“制词须布置停匀,血脉贯穿。”<sup>③</sup>刘熙载亦云:“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我所施。”<sup>④</sup>围绕事件发展的线索,宋词中的“叙事”经过词人的艺术构思,加工成各种形态:既有串珠式的单线结构,主要运用“顺叙”作为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模式,相对平稳、完整地记述故事情节;也有对照式的复线结构,或是由今忆昔,或是由过去发展至现在,通过两个时间层面的对比,反映同一主题下的不同场景,叙事的时间顺序可以是顺叙、平叙,或是倒叙;更有回环往复式的圆形结构,在一件事中不断插入回忆、猜想、抒情等内容,将几处情节片断通过事件线索连接起来,较多运用了“插叙”的时间模式。

## 二、串珠式的单线结构

单线结构是一种传统的、典型的文学叙事结构模式,它保持叙事时间与真实时间的一致,情节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多个片断在主线的串联下,如同珍珠项链般形成一个整体。串珠式的单线结构经常在史书、小说、诗歌等文体中出现,它以事件发生、发展的始末为叙事时间展开叙述,带有鲜明的史官纪事的文化特征。南宋史学家袁枢根据《资治通鉴》原文,作《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首创“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并称古代三大史体。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纲,以时间为顺序,“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sup>⑤</sup>。它弥补了编年体在叙事方面碎片化、不能连贯的缺陷,将事件作为纪史的侧重点,更加系统化、故事化。纪事本末体的行文方式,在文学领域也得到体现——

①王灼:《碧鸡漫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页。

②杨义:《中国叙事学》,第46页。

③陆辅之:《词旨》,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03页。

④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页。

⑤《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史部五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第437页。

叙事诗、小说都以事件作为全文的中心,关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体现出文学家对叙事的重视。

宋词的容量较小,在叙事时不便充分展开,故多采用撷取片段式的“串珠法”组织全文,在总体结构上仿照纪事本末体,形成时间有序、事件线索明晰的单线结构。例如赵令畤的联章组词《蝶恋花·商调十二首》,就是典型的串珠式单线纪事结构:它选取了《莺莺传》中的十个经典片段,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张、崔二人的爱情萌芽、高潮及结局等整个过程,形成一组可与唐传奇原文相媲美的宋词作品,并开启后代同题材戏剧的先河。

除了篇幅较长的联章组词,其他体式精炼的小令、中长调等也同样运用串珠式的单线结构。例如周邦彦的《少年游》(并刀如水)词就运用此结构记录秦楼楚馆里的一段旖旎情事。全篇的时间线索非常明晰,择取的片段也极具代表性。俞陛云称赞此词:“上阕橙香笙语,乃追写相见情事。下阕代纪留宾之言,情深而语俊,宜其别后回思,丁宁片语,为之咏叹长言也。”<sup>①</sup>词人从“破新橙”、“调笙”、“低声问”等三个镜头入手,极富暗示性地点明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关系和所处的地点环境,隐晦地记录了两入之间发生的情事;而下阕中“城上已三更”一句,表面上提示了时间的流逝,实则反映了三个片段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列的章法结构。宋词中还有很多作品采用了串珠式单线结构。如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通过“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的狩猎装束,“千骑卷平冈”的浩大声势,“会挽雕弓如满月”的雄心壮志,将狩猎一事写得意气风发,“出城——饮酒——挽弓”的事件线索也按照时间顺序有条不紊地展开。再如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一词以男主人公“找寻伊人”的经过作为全词的线索,通过他的视角转移,花灯、歌舞、暗香等热闹的街市场景依次以视觉、听觉、嗅觉等多重感官层面反映出元宵佳节众人尽欢娱的社会背景;而他则从起初“众里寻他”的焦灼、失望到“蓦然回首”的激动、狂喜,整个过程经历了时间的流淌,将男女相会的一段情事呈现于纸上。

概言之,串珠式的单线结构能够有效呈现事件的线索,以时间为序推进情节发展,给读者带来清晰明了的历史真实感。

### 三、对照式的复线结构

复线结构是在单线结构的基础上,用两条平行的线索共同呈现同一个主题的结构模式。对每一条线索而言,它们都在独立地叙述一件事,有相对清晰的叙事要素;但对于全篇而言,两条线索的内容既相互对立,又存在共同的焦点——主题,故它们交织交错,具有强烈的对照性。作者在构思时,会根据时间的推移、空间的转换、情感的变动、物件的贯穿等具体情况为线索来安排材料的布局、营构作品的章法,从而形成对照式的复线结构。

复线结构的宋词作品中较为常见,从题材内容的角度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是以时间作为对比要素,全词有两条时间线索,从过去、现在或将来等时间段切入,以此涵盖一段人生经历,或世事的变迁。二是从同一主题的正反两个角度进行对比,着重体现词人对事件的好恶、褒贬等感情倾向。无论是何种题材,采用对照式的复线结构,都是为了突显二者之间的区别,达到互为衬托的目的。

个人身世的今昔对比是宋词的复线结构所呈现的一大主题。它从时间角度入手,以两个时间段分别作为线索展开对比,通常用以传达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等情感,吴世昌先生将此类章法结构称为“人面桃花型”模式<sup>②</sup>。宋词作品中存有大量表示年段性的词汇,如“去年”“今年”“明年”“当时”等,这些时间指向性非常明确的提示词就是叙事线索发生转换的标志。据统计,宋词中“去年”一词的

<sup>①</sup>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

<sup>②</sup>吴世昌著,吴令华编:《诗词论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使用率达1653次,“今年”一词高达2004次,“明年”用了1054次。<sup>①</sup>由此可以推断,从时间段角度出发的对照式复线结构在宋词中占有较高比例。例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同样是反映元宵佳节男女相会的风俗,但其中遭遇显然充满了遗憾:上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时间点定位在去年的元夕夜,当时街市上灯火通明,气氛热烈欢乐,月影朦胧更为情人间的甜蜜幸福制造出柔美的意境;下阕“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转回现实,景色依然没变,但朝思夜想的人却不再出现,令人肝肠寸断的相思化作簌簌眼泪,打湿了衣袖。在景同人不同的背景下,喜悦与哀伤之间的情绪反差被衬托得更为强烈。这首词在构思上化用了唐代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境,二者都用“物是人非”的主题记录了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此类采用对照式复线结构表达今昔对比主题的宋词作品,还有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晏几道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辛弃疾的《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等。

处于朝代变革、时局动乱时期的词人,更易生发出身世颠沛、家国盛衰之感,所以他们将对比的主题范围从个人情爱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在作品中经常能够见到运用对照式复线结构的伤情之作。但是,词人们为了表达情感倾向,常常将两条时间线索以不平衡的方式布局安排,形成详略有别的复线结构模式。例如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突破了传统的对照式复线结构以上下阕为界的作法,将两条时间线索处理成一明一暗、一详一略的模式,写作重点放在回忆和假想的部分,全篇除了首、末两句描写现实,其他部分都是词人的梦境。也只有在梦境中,词人才能回到那个热血沸腾、寄托了青春与理想的战场;可是忽然梦醒,他又从理想的巅峰跌落回冷酷的现实,这种一热一冷之间的强烈反差更令人唏嘘感慨。再如宋末词人蒋捷的《贺新郎·兵后寓吴》:

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著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趁未发、且尝村酒。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

在此词中,蒋捷将两组情调迥异的生活镜头推至读者眼前,明灯与冷饭、绣帘与霜袖、家人与孤影、软语与哀号,无一不透露出“过去”与“现在”的反差。不仅家园倾圮、漂泊流浪,笃诚而迂腐的文人们还要忍受学无所用的窘境——空囊如洗,想替人抄写《牛经》换取些微薄的盘缠都被拒绝。在两个时间段中,词人着重描写的是凄苦的现实,他的遭遇就是广大末代词人的生存写照,人生的起与落,国家的兴与亡,都在其笔下娓娓道来。

从正反两方面阐述同一主题的对照式复线结构,则是通过正反对比、夹叙夹议的方式,突显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差距,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褒贬。例如南宋名臣李光的《水调歌头》:

兵气暗吴楚,江汉久凄凉。当年俊杰安在,酌酒酹严光。南顾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荡,矫首讯穹苍。归去谢宾友,客路饱风霜。闭柴扉,窥千载,考三皇。兰亭胜处,依旧流水绕修篁。傍有湖光千顷,时泛扁舟一叶,啸傲水云乡。寄语骑鲸客,何事返南荒。

李光因与秦桧意见不合,无法将自己精忠报国的主张付诸行动,无奈之下被迫降任。此词就以他的遭遇为写作背景,一面是豺狼横行、中原板荡的社会危局,另一面却是抗战英雄被迫“闭柴扉”、“泛扁舟”的毫无用武之地,两条线索一急一缓、一积极一消极,悲剧性的反差冲突令人如鲠在噎,更加憎恶不辨善恶的昏君和擅势专权的奸臣。在两条线索的正反对比、纠缠碰撞中,对照式复线结构的宋词主旨得以升华。再如南宋文人王迈所作的《沁园春》一词,表达自己对友人真德秀仕隐的评判:

尹和靖,宣政间,不为权臣诎,隐于洛中。及兵起,全家受祸,老先生独以身免。贤者之

<sup>①</sup>参见李桂奎:《唐诗宋词的年段叙事及其段位性》,《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3期。

不出如此。杨龟山屡出,不合又去,未几又出。靖康之变,以谏议大夫从驾入金营。贤者之出,竟如此。谨详二先生出处之节,求质正于西山真先生,遂成此词以呈。

人物渺然,蕙兰椒艾,孰臭孰香。昔尹公和靖,与龟山老,虽同名节,却异行藏。尹在当年,深居养道,亲见兵戈兴洛阳。杨虽出,又何异于蔡,何救于章。公今为尹为杨。这一著须平心较量。正南洲潢弄,西淮鼎沸,延绅噤舌,举国如狂。招鹤亭前,居然高卧,许大乾坤谁主张。公须起,要擎天一柱,支架明堂。

通过词序可得知,此词的写作背景是王迈的上司兼友人真德秀在被弹劾后,重新受朝廷召用,却不肯前往任职一事。王迈引用“和靖先生”尹惇厌弃官场腐败而主动归隐和“龟山先生”杨时多次进出官场、力主抗金的事例劝告真德秀,虽然二人的选择一进一退,行为大相径庭,却同样流芳千古,正是因为他们恪守自己的道德节操,在不同的情形下作出同样利国利民的选择。当前全国各处都出现兵乱,需要一位像尹惇、杨时那样有才能的官员稳定大局,所以真德秀应该主动担负起这个责任,力挽狂澜,成为国之栋梁。在结构上,既有尹、杨二人不同的人生选择之对比,也有古、今两条时间线索的社会局势之对照,词人将家国大义作为全词的中心,在对照中阐明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

从对照式复线结构的具体范例中可以得知,宋词叙事结构中呈现出明显的客观叙事与主观抒情紧密结合的特点。复线结构中的两条线索或谈古今,或论他我,各自有情节展开的过程,又在同一主题的引导下相互对照,引发词人的情感抒发。

#### 四、回环往复式的螺旋递进结构

回环往复式的螺旋递进结构,是宋人对词体结构的重大推进。它创造性地融合了顺叙、倒叙、插叙等多种写作顺序,交互运用叙事、抒情、议论等写作方法,采用跳跃、回转的方式将过去、现在、未来等时间段以及我方、他方等空间场景交错叠映,变普通的平铺直叙为回环往复的曲叙,形成螺旋递进的结构线索。陈匪石在《声执》中论“词之结构”时谈及:“盖词之用笔以曲为主,寥寥百字内外,多用直笔,将无回转之余地;必反面侧面,前路后路,浅深远近,起伏回环,无垂不缩,无往不复,始有尺幅千里之观、玩索无尽之味。”<sup>①</sup>

螺旋递进的结构模式旨在回环往复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推动事件和情感的不断深入,以加深词境。在叙事方面,这种复杂的结构模式能够容纳更多的叙事因素,将多个事件以片断的形式层层再现;在抒情方面,通过不断地重复与发掘,词人的情感也不断深入,刘熙载《艺概》称之为:“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倚声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sup>②</sup>跌宕往复、跳跃迂回的行文结构充分将叙事与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多角度、多层次地将作者的情思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延伸,所以,回环往复式的螺旋递进结构成为词境不断转深的有效方式。

两宋名家擅用回环往复、螺旋递进结构全篇者,首推柳永、周邦彦、吴文英。三位词人都长于慢词长调的创作,且在章法结构方面不断创新,增加曲折变化的效果。自耆卿首开回环往复式结构的先河起,清真将其发扬至大成,梦窗则化实为虚,使之细密神妙。故后世词话中常有“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sup>③</sup>、“继清真而起者,厥惟梦窗”<sup>④</sup>之类评价。

柳永作为第一位大量创制慢词的宋代词人,首开螺旋递进结构的先河。尽管柳词大部分作品按单

①陈匪石编著,钟振振校点:《宋词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②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6页。

③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902页。

④蒋兆兰:《词说》,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633页。

线结构的时空顺序叙事,布局以平铺直叙为主,不及清真、梦窗那样极尽变化之能事,但他已经开始运用过去、现在、未来等多重时空错综反复的手法,打造出一唱三叹的效果。如《浪淘沙慢》: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灯吹息。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嗟因循、久作天涯客。  
负佳人、几许盟言,便忍把、从前欢会,陡顿翻成忧戚。愁极。再三追思,洞房深处,几度  
饮散歌阑,香暖鸳鸯被。岂暂时疏散,费伊心力。殢云尤雨,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恰  
到如今,天长漏永,无端自家疏隔。知何时、却拥秦云态。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  
夜,数寒更思忆。

此词极为难得地运用五层回环的结构,多重时间点层层叠映,交错递进。第一叠叙写词人身处客乡,夜半酒醒,看见雨滴空阶、寒风熄灯的景象,心生寂寞忧戚之情,羁旅天涯之苦引发词人对往昔的回忆,用平铺直叙手法展开全篇的第一条分线索;第二叠从情绪的“愁极”领起第二条分线索,即往日相恋时种种欢会缠绵的美好记忆;第三叠则跳跃回环,巧妙地融合了眼下、未来、未来回忆这三个层次,第三条分线索在未来时空展开——“恰到如今”代表从往昔拉回现实,“知何时”“愿”等词暗示时间点被推至未来,而末句“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则是未来两人相聚时忆及的“现在”。如此一来,词人的思乡怀人之情在今昔对照的基础上进一步生发,虚实相间,层层推进,深婉曲折。尤其是结尾处又呼应开头,“绕回”式的收结方式使全篇在情思意脉上连成一条环形线索,意境圆融浑成。施议评价此词曰:“全词三片,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多层次、多姿态地展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情思活动,具有一定的立体感。”<sup>①</sup>吴世昌将这种由现在设想将来,再由将来谈及现在的章法结构称为“西窗剪烛型”<sup>②</sup>,来源于唐代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宋代词人中,柳永首次袭用这种“推想将来回忆此时情景”的章法,开创回环往复式结构的先河。故蔡嵩云称赞柳词:“至其佳词,则章法精严,极离合顺逆贯穿映带之妙,大开清真、梦窗词法。”<sup>③</sup>

周邦彦在章法结构方面承袭柳耆卿,并在屯田词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曲折变化,使螺旋推进的结构更加婉转繁复。如其小令《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虽篇幅短小,却依然形成“昔—今—昔”的回环结构模式:上片通过“朝云漠漠”、“柳泣花啼”、“燕飞迟”等沉重、阴郁的景物描写追忆当年分离时的情景,烘托黯然烦闷的心情,暗述有情人即将分离的故事线索;下阕起句“而今”二字将叙事转回现实,“金屋”的典故暗指如今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所以景物都变得风和日丽,分外美好;但是“不似当时”之语,又通过对比现在与过去,反觉得眼前的无忧无虑不如当初恋爱时的凄苦、幽怨、难舍等记忆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结构模式在回环往复的行文中,真实地传达出词人对曾经沧海的留恋,曲折生动,韵味无穷。因此,清真词巧妙结合今昔、人我、虚实的情、事、景,交叉叙写,开阖变化,转接灵活,赢得了历代词论家的称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赞其“词法之密,无过清真”<sup>④</sup>，“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sup>⑤</sup>张仲谋赞清真词：“多次采用‘闪回’的手法，造成一种非常具有现场感和戏剧性的情景。”<sup>⑥</sup>沈祖棻亦论其叙事抒情之特色：“虽然层次分明，但曲折盘旋，不肯用一直笔。”<sup>⑦</sup>

自清真后,吴文英在章法结构上进一步打破时空变化的通常顺序,将不同时空的情、事、景及虚幻的想象等要素浓缩统摄于同一篇幅内,各部分情节错综叠映,场景跳跃不受逻辑次序约束,情思隐约闪烁,如此写作模式令其词境眩人眼目且扑朔迷离。但其围绕主题,将线索向四面八方延展的章法结构,颇似散文般“形散而神聚”。以其《莺啼序》为例:

①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32页。

②吴世昌著,吴令华编:《诗词论丛》,第94页。

③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911页。

④⑤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808、3798页。

⑥张仲谋:《宋词欣赏教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9页。

⑦沈祖棻:《宋词赏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07页。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春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潮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瘞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苁。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蛟绡，殢风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此词以思念亡故的恋人为中心，交错呈现羁旅、相恋、分别、追思等多条分线索，时间跨度长达十年之久。第一阙以伤春总起，叙写眼下的羁旅生涯，睹物思人，引发后文的回忆。第二阙回忆十年前发生于西湖边的浪漫情事，以及“春宽梦窄”后不得不面临分别的场景。第三阙中既有顺叙，也有插叙——顺叙分别后二人的不同遭遇，“我”依然漂泊，伊人却香消玉殒；插叙“长波妒盼”的美人容颜和“记当时”春江共宿、败壁题诗的情景。这种于回忆中再进行回忆的“闪回”手法，一方面补充了相关细节，另一方面更渲染气氛，加深情感。第四阙回到现实，以抒情总写相思，又于字句间照应前文。全篇时空变幻莫测，现实与回忆交织叠映，层层推进，回环往复式的结构章法细密，意脉深婉，可谓“字字凝练，句句有脉络，绵密醇厚，兼而有之”<sup>①</sup>。蔡嵩云评此词曰：“竟体固章法井然，而三、四两遍用大开大阖之笔，纯自屯田、清真二家脱化而出。”<sup>②</sup>

从变革词体的角度评价宋代词坛的众人功绩，柳永、周邦彦、吴文英三人当之无愧地居于榜首。他们的创作清晰反映了宋词章法结构日趋细密的过程，由最初的平铺直叙到熟练运用回环往复的布局技巧，螺旋递进结构经历了产生、成熟、丰富变化等各个阶段。三人对词体结构方面的贡献，既是一脉相传的沿袭与发展，又广泛地影响到同时期其他词人的创作风格，在词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综上所述，宋词的叙事性在章法结构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宋代词人在有限的文本空间内创造出灵活多变的结构模式，以此配合宋词文本的情节内容发展，展现出宋词叙事的独特风采。

（责任编辑：高峰）

##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Narrations in *Ci* Poems of Song Dynasty

XU Meng-jie

**Abstract:** The narratives in the *ci*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are well structured in that they weave various kinds of materials into a coherent text in a unique way and present various narrative models, highlighting the feelings of their authors. Starting from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narration, we identify the following three types of narration out of the *ci* poems produced in that period: the single-line structure, the double-line structure and the spirally progressive structure. Then we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ructural model in order to show the evolution of the textual structure of the *ci* poems and further reveal the key influence and important value of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on the narratives in the *ci*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narration in Song *ci* poems; structure and order; single-line structure; double-line structure; spirally progressive structure

①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

②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917页。